

城与夜

乔雪竹 著

小说界文库



上海文艺出版社



乔雪竹

城与夜

乔雪竹 著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袁银昌

城 与 夜

乔雪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125 插页 2 字数 406,000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5321-1649-2/I·1340 定价：21.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深圳初创期生活的长篇小说。八十年代初,普卯和宁黛这对素不相识的男女,在这座刚刚崛起的城里偶然相识,结下了一段生死恋情。年轻好学的宁黛经文坛名流的引荐,从北京来到深圳《风云》杂志社供职,潜心文学创作。雄心勃勃的普卯屡创奇迹,组建了实力雄厚的烽火集团。他的妻子、姐姐、内弟媳均非等闲之辈,都是他坚强的后盾。当然他最大的后台是岳父、老干部郝再然。《风云》杂志社曾经为烽火集团的辉煌摇旗呐喊,也最终导致了烽火集团的殒灭。导火索是《风云》杂志社的朱丽叶被普卯的内弟媳杀害,愤怒的《风云》向烽火集团复仇。但最终使普卯自尽的却是他挚爱的宁黛。宁黛向中央告发了他们贪污受贿的犯罪材料,使这伙罪犯受到严厉的惩罚。

小说笔锋犀利,大胆揭示特区建设中深层次问题。人物性格鲜明,女人尽其美,男人尽其刚。深圳特区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小说界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江曾培		
副主编	邢庆祥	郑宗培	
编 委	孙 颙	江曾培	邢庆祥
	郑宗培	左 泥	张 森
	魏心宏		

题记

你，
传令兵，
悄悄地对我耳语：
此夜非彼夜，
此城非彼城。

.....

——帕斯捷尔纳克

目 录

第一部 女人之城

楔 子	街头小景.....	3
第一章	作家小屋	15
第二章	八百栋	66
第三章	北方名流	97
第四章	港商	125
第五章	《风云》.....	146
第六章	昏厥	158
第七章	棠棣之花	175
第八章	雁北	196
第九章	海滩四友	216
第十章	女人来了	245
第十一章	拒绝藏娇	271
第十二章	烽火典礼	294

第二部 男人之夜

第一章	普卯之夜·····	299
第二章	金融帝国·····	321
第三章	柏西之夜·····	349
第四章	八棵树之夜·····	376
第五章	倪巴之夜·····	393
第六章	大闹风云·····	423
第七章	雁北不哭·····	435
第八章	朱丽不笑·····	451
第九章	朱丽遗叶·····	475
第十章	丘先生之夜·····	516
第十一章	雁北再见·····	533
第十二章	海鸥剧照·····	559
尾声	塔楼上的小男孩·····	594

第一部

女人之城

楔子

街头小景

这是一个美丽的黄昏，不信你问偷儿，他一定说是的。

风在飘着，云在飘着，女人的长发在飘着，一切都在飘荡着，一切也都在流动着，海水，河水，人流，车流，还有钱！

对喽，钱！在偷儿的眼里，这个城市里流动的不是别的，是钱！你看不到，但偷儿看得清楚！

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只有钱是真的。人啊，车啊，都是为了送钱而来的，是送钱的机器，是皇帝的仪仗，皇帝就是钱。是钱给这个黄昏涂上了颜色，所以它才这样美丽。抬头看看，那满天云锦的天空是什么？问问偷儿，是什么？是一张大钞票嘛！夕阳的余辉透过这张大钞票照着这座城，所以才有这样美丽的黄昏。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黄昏，一个偷儿站在南方的一个城的一个马路沿上，一根电线杆座上，举目四望，踌躇满志，寻找着他的生意。

瞧，刚刚在街头伫立，生意就踩他的脚后跟了。

“哦，对不起。”生意对偷儿说。

“啊，没关系。”偷儿对生意说。

偷儿满脸堆笑，对生意说话当然要满脸堆笑了，尤其这生意又是一个女人，年轻女人。

细高挑儿的女人，二十来岁的年纪，披肩长发，在风中甩着，甩到前面时像一张网似的，蒙住脸，露出脖颈，细细的，白白的，长长的脖颈，像个未成年的少女；甩到后面时，露出脸，露出眼，大大的，黑黑的，却不明亮的眼，但很湿润，云里雾里一般，还有眼圈，一抹青晕——这样看去又绝不是姑娘，至少不是个纯情姑娘，至少是思春，魂不守舍。

还别说，偷儿对女人很精道——

北方人，一看就是北方人，北方女人。

这里所说的南方北方不是以长江为界，而是以秦岭珠江为界，包括上海江浙，川黔云桂，湖南湖北，一概为北方。说白了，就是外来人，外来人便是北方人，北方人便是外来人。那时候人们还不兴“移民”这个词儿，本地人只是一言以鄙之地称之为“劳松”。据语言学家说，那是粤语普通话“老兄”是也。卷不起舌头的本地人硬要学着北方人叫老兄，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称谓。当然，这绝不是一种友好的称谓。

北方女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不仅因为她们的白皮肤和高个头儿，而且还因为她们的步态，她们的腰胯不会像南方女人那样扭动，尽管她们的奶子很好看，胸脯高耸着，像两眼在掩体里的高射炮一样撑着衣服，不像南方女人那样扁扁的胸，但北方女人的腰却不会扭，屁股不会晃——说到底，看一个女人是要看屁股的哟！南方女人的屁股可是好看得很，像个苹果一样，圆滚滚的，撑得裤子紧梆梆的，硬是比脸蛋儿诱人，左晃右晃，真想啃一口。北方女人空有一副好身材却不会使，尤其是不会使身体中间的那一截。北方女人中间那一截不是

腰,不是胯,是木头,走起路来发直发硬发死发僵,有朝一日她们会像南方女人那样将屁股摆动起来,那南方女人就是死定了,当然,首先死定了的是男人。但离那时候可还早着呢,在这个城里做女人,还是有点学问的。就说眼下这个女人罢,这个撞着偷儿的女人,她呀,还得先从偷儿这里上一课呢。

偷儿像一个算命先生一样算计着这个女人。与其是算计她的身世,不如说是算计她的钱袋。那是个十足北方佬的钱袋,十足书呆子的钱袋,既不能背,又不能提,也不能挎。没有带儿,没有链儿,也没有环儿,连一个女人常用的小手袋都不如,只是一个像教科书一样大小的包,除了拿在手上,只能挟在腋下,一个活该倒霉的钱袋!或者说,一个十足友好的钱袋。偷儿已经看见那钱袋朝他招手呢。那里有多少钱呢?偷儿算计着,那里面的钱多不了,但也少不了。外省人的钱包里装着他们的所有,他们的全部,尤其是女人,尤其是那些想尽快地将自己打扮成本地人的女人。不管多少罢,既然被偷儿看见了,就已经是偷儿的钱了。

偷儿跟着女人走到了最破落也是最繁华的一条街,当地人称为老街。嘿!她可真来对了。这儿是女人们喜欢的地方,也是偷儿喜欢的地方,但无论是偷儿还是女人,都不会想到这里有一天会消失,而且很快就会消失。以后人们不会知道这个城市的前身仅是这样一条古老的小街:破烂、陈旧,却又繁华、美丽、新潮,人如潮涌。只有一个叫倪巴的摄影师留下了一张光影斑斓的黑白照片,看起来就像是历史书上的那些水印木刻。

这里你可以买到各国东西,至少他们是这样叫卖的:真正的美国T恤啦,意大利皮具啦,法国时装啦,东南亚的大米和

水果啦,还有那些女人的内衣、乳罩、三角裤、袜子、吊袜带,等等。总之,女人那些小物件,最贴身的最隐秘的小物件,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下摊着,雪白地、柔软地、泡沫一样地涌叠着,波浪起伏地被人的手撩动着,男人的手和女人的手,白皙的和黑色的……

偷儿每走到这儿时,总将手伸到里面去搅动一下,那感觉很刺激。

老街的小门面里,黑白电视在柜台上熠熠生辉,放着香港的粤语电视连续剧,小老板跷着光脚在那里看。那些从内地来的人们在柜台前驻足,往往不是为了购物,而是被电视所吸引。偷儿也是边走边看,将一个电视剧看得八九不离十,才跟踪着生意而去。

还有地上摊的各种臭烘烘的骨头,包着毛皮的肉干,带着血迹的牛鞭鹿鞭狼鞭虎鞭什么的。这个城市的男人总是在壮阳。他们是太色情还是真的阳刚不足,还是为了祖宗的香火?那个女人好奇地走过去,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又离开了。偷儿不由得窃窃发笑。

这个景致真好,这像拉萨的八角街。这城市的偷儿不比寻常,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天上满是云彩,而眼里满是欲望,耳朵里满是叫卖,难懂而又好听的叫卖。

北方人永远不会这样招呼顾客,不会有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抑扬顿挫,这样慢悠悠的节拍。它有一种催眠的魔力。女人被迷住了,偷儿也被迷住了。她与他的脚步都在此停住了。看来她是想将自己尽快打扮成一个本地女性。她先在一个摊上买了一叠丝袜,又去另一个摊上买了一双凉鞋,用最快的速度

度挑了两只胸罩。尽管那卖内衣的男人作好了让她挑来拣去和讨价还价的准备,但她却红着脸头也不抬地将胸罩往口袋里一塞,将钱往摊主的手里一塞扭身就走,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是的,在北方,男人就是饿死了也不会来捣鼓女人的内衣,嫌晦气,而这里,男人专做女人生意,越贴身的生意越有钱赚。钱冲破了一切禁忌,而且很刺激,色迷迷的摊主在讨价还价中已将女顾客意淫了,但这次买卖快得叫人泄气,摊主望着走远的女顾客很失落。

她在一条临风悬挂的港裙下面停下了,这是时下本地姑娘最流行的款式,几乎是本地姑娘的标志,但她犹豫不决。很显然,她不喜欢,本地服饰不适合她。但她还是掏出了钱,看来想尽快地成为本地人的愿望占据了上风,况且价钱又是那样便宜。

到此为止,她的采购像是完成了,她将港裙塞进装内衣的塑料兜里,又缠绕在手上,将钱袋挟在腋下,往回返了,却在老街口上站住了——

最后一个摊位上摆着清一色的男人衣服。

“给你先生买一件吧,这是真正的美国货。穿上一定很靓。”卖货的姑娘招呼着她。

她的脸红了,但她往前凑了一下。

“这不是港衫,这上面的号码是鬼佬码,也就是洋人码,最适合北方男人的,很高贵的,很斯文的,小姐的先生一定是有学问的,他一定懂上面的英文,是牛津哎……”

行了,偷儿想,有这几句话,她这衣服是买定了。

果然,她选中了那件所谓“牛津”。

“多少钱?”她问。

“港币五十，人民币三十。小姐买几件？”

“一件。有尺子吗？我想量量领口。”

“有！”

得，机会来了！偷儿兴奋起来，进入了临战状态。他头一歪，就像是从地下面冒出来似的，另一个男人就出现在女人身旁——那是偷儿的徒弟——紧靠着女人也开始挑选起来。

女人感到了身体的压迫，往边上挪动了两下，那徒弟又凑了过去。女人看了看他，便将目光停留在这徒弟身上，并且上下打量着。徒弟紧张起来，偷儿也暗自替徒弟捏一把汗，但女人打量完了以后向那徒弟问道：

“您有一米七五吗？”

徒弟愣了一下：“这关你啥事！”

傻蛋！偷儿心中骂着徒弟，于是他上前搭腔：“这小姐是想给一个一米七五的人买衣服。”

“没有，我没有一米七五。”同伙嘟囔着。

女人只好接过摊主的尺子，同时挤出一块地方，将牛津衬衣铺开量着。

那同伙也指着一件外套说：“那件拿给我试试！”他先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再换上他选购的那件外套，试了试说：“不合适。”

他又将那件外套脱了下来，拿起了放在一旁的自己的外套，挤出人群扬长而去。在经过偷儿时，徒弟和他的师傅碰了一下手，于偷儿，算是祝贺，于徒弟，算是交卷。

到此，戏算是基本演完了，只剩下了尾声。若在剧场，已有椅子哗哗响，看出眉目的观众开始提前退场了。但偷儿不是那种不礼貌的人，偷儿是那种看戏直看到尾声，幕落，再幕

起,然后彬彬有礼地站起来给谢幕的演员鼓掌的人。若是在电影院,电影演完后,总有那么一个两个仍坐在椅子上,看着黑幕上快速拉出的字幕,沉浸在感伤的片尾曲中不能自拔的观众,那就好比是偷儿。从这点上来说,偷儿是艺术家,是绅士,是浪漫主义者。而偷窃,也正是一种艺术,又古老,又罗曼蒂克的艺术。

注意:现在尾声正在上演,嘘!

女人量好了衬衣,将尺子还给摊主。

“怎么样,很合适吗?”

“合适。多少钱?”

“港币五十,人民币三十。”

摊主将衣服替她叠起来,她开始掏钱。偷儿在一旁冷眼看着那动作,他真喜欢看那动作,他已经无从计算这动作他看了多少次,这已经成了一个经典动作,但每次看都很新鲜,都能给他带来愉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姿势,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表情。就像一个导演在试镜头一样,轮换着看那些不同的演员在表演同一个动作,如果写成潜台词或舞台提示应该是这样的:

女人开始掏钱,但钱在哪里啊?钱在钱袋里啊。可钱袋在哪里啊?刚才只是挟在腋下的呀?后来呢?后来我量衣服来着,就把它放在一旁了。那么在一旁找找吧,没有啊!它会在哪里呢?再想想看:先是挟在腋下,然后放在一旁,然后就量衣服,然后衣服量好了,就该掏钱了……

那是一连串的哑剧动作,偷儿常看常新,百看不厌。特别是这女人在空中作了一个掏钱的手势,捏着五个手指,像个观音的佛手,就那么悬在空中……